



國際聖經協會

讀經與譯經

本期主題

聖經翻譯與文學

香港九龍荔枝角青山道 660 號百生利中心一樓 B 座

Block B, 1/F, Mackenny Centre, 660 Castle Peak Road, Lai Chi Kok, Kowloon, Hong Kong

電話：(852)2370 9981

傳真：(852)2370 9993

網頁：http://www.ibs.org.hk

電郵：ibshk@ibs.org.hk

電郵（讀經與譯經）：bible_study@ibs.org.hk

期待一本嶄新的聖經中譯

從聖經文學的角度 發出的呼聲

郭秀娟

欣聞「國際聖經協會」和「台灣聖經公會」兩個單位，願意投資人力和財力，將聖經翻譯成各族母語。這種默默耕耘，定意為少數族羣利益擺上的精神，着實令人感佩。事實上，台灣聖經公會自1965年起，就持續翻譯台灣原住民的方言聖經。這樣的事工，確實值得眾教會共襄盛舉、長期支持。

至於我們手中已有的漢譯聖經，少說也有七、八種，選擇實在不少。然而，筆者從實際的經驗觀察，所有的新譯本基本上還是以《和合本》為藍圖，作出一些修訂。《和合本》在1919年問世，以信、達、雅的標準來看，作到了達與雅。其他新譯本跟着《和合本》的主要路線，在達與雅上或許有些進步，但在忠實呈現原文的文學技巧上，並沒有長足的進展。

本文主要是從希伯來文學的角度，提出幾點翻譯上應該考量的重點，有些原則也適用於新約的翻譯。筆者參考的中譯本包括：

- 《新標點和合本聖經》（1988年出版，以下簡稱《和合本》）
- 《現代中文譯本》（1979年出版，以下簡稱《現代中譯》）
- 《呂振中修譯本》（1970年出版，以下簡稱《呂譯》）
- 《當代聖經》（1979年出版）
- 《聖經新譯本》（1992年出版，以下簡稱《新譯本》）

（接下頁）

下期主題：
詩體文學

重複詞彙的妙寓

「重複」是希伯來文學最顯著的技巧，這方面的文學手法包括思想、關鍵字詞或題旨的重複；文字遊戲或相關語(*paronomasia*)；音韻的重複，如諧音和頭韻；預示(*adumbration*)；連環結構(*inclusio*)等等。

不過，「重複」在中文寫作卻是大忌。為避免文章流於呆板，作者總會在遣詞造句上下功夫，靈活運用同義詞，免得同樣用語在相近段落重複出現。但是希伯來文和希臘文，有豐富的前綴、後綴等詞性變化，即使重複同一字根，也不會太單調。此等基本精神的差異，很自然反映於翻譯，造成文學效果上無可彌補的損失。

在聖經文學，重複技巧有助於突顯作者的核心思想，使故事更具整體性和連貫性。重複技巧的運用，常常能留給讀者深遠的印象，因為被重複的元素，能傳達該元素先前所有知性與感性的相關意涵。

例如，拉班在欺騙雅各之後，說道「**大女兒**(*bekora*)還沒有給人，先把小女兒給人，在我們這地方沒有這規矩」(創二十九26)，這是明顯的用典(*allusion*)，引自稍早一再出現的「長子名份」(*bekora*，參創二十五31-34)。上述中譯都在這點上失敗，未能表達聖經對雅各的諷刺。如果能將兩處 *bekora* 譯成「首生的」和「首生的名份」，或者以「長女」對應「長子名份」，反諷的力度會增強許多。

反諷的藝術

以重複詞彙達到反諷的效果，又如亞伯蘭要妻子撒萊謊稱是他妹妹(參創十二10-12)，他在13節指示撒萊說：求妳說妳是我的妹子，他們會因妳的緣故，**善待**我。撒萊被帶走後，16節記載法老因這婦人就**善待**亞伯蘭，賜給他許多財物作為報酬。

「善待」(*yatab*)一字諷刺性的重複，暗示亞伯蘭的計策產生與他預期相反的不利後果。不過，中譯本都未能掌握作者的巧思，將這詞譯成「得平安」和「厚待」、「優待」，只有《現代中譯》以「好好待我」對應「厚待」，比較接近。事實上，這樣的文字變化完全沒有必要。

與音韻相關的文字遊戲，在翻譯上相當困難，但除此之外，譯者應盡其所能，保留詞彙的

重複，特別是在相近的篇幅。例如，巴別分散的經文(創十一1-9)，「全地」(*kol haerez*)一詞共出現五次，只有《呂譯》維持一致，其他版本都任意變換。

上述例子，俱出自敘事文體，至於希伯來詩歌，雖然以平行句法見長，擅長以同義詞前後呼應。但在同一首詩裏，也經常出現字詞的重複，這時翻譯上就不應該以同義詞彙取代。這樣的例子，在詩篇真是不勝枚舉。

境界的迴轉

例如，詩篇七十三篇首尾兩節：「實在是**美好**，神對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」，「至於我，親近神是**美好的**……」，中譯都未能反映這樣的首尾對稱。詩人在這首討論心懷不平的詩裏，特別使用「美好」這個重複詞，前後呼應他所獲致的寶貴結論。全詩的進展，好似「見山是山」，然後「見山不是山」，最後又回到「見山是山」的境界。

除非重複字詞在意義上有重大轉折，否則在同一首詩，譯文應盡量保持一致，讀者才容易掌握作者所要強調的主題或重點。筆者發現這種輕易變換詞彙的作法，普遍存在各式中譯本裏。

例如詩篇第三篇，「拯救」(*yashah*)一詞分別出現2、7、8三節，兩次名詞，一次動詞。但中譯都在「幫助」、「救助」、「拯救」、「勝利」、「救恩」等同義詞之間打轉，未能突顯其為同一字根。

有時，翻譯上甚至看不出同義，例如「他的量帶通遍全地，他的言詞傳到世界的**盡頭**」(詩十九4)，「盡頭」在6節接着出現兩次，充份傳達神在自然界的啓示無遠弗屆。但新譯本都跟着《和合本》，將第6節兩次「天的**盡頭**」譯成「這邊」和「天那邊」。

深的日常用語

希伯來聖經偏好以簡單的詞彙，表達深邃的神學意涵。例如：「歸回」(*shub*)和「行」(*halak*)這樣普通的動詞，二者皆是日常用語，指回去和走路。

創世記的作者，明顯地使用「行」這個字，來描述族長的信仰。這個字提醒我們信仰是跟隨，是行動，是一生行在上帝面前。如以諾和挪亞「與神同行」(創五22-23，九9)；耶和華對

亞伯拉罕說：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當行在我面前作完全人」（創十七1），這一節的「行」《呂譯》作「往來」，《新譯本》譯「行事為人」，其餘三個中譯都遺漏此字。

「行」字也出現在「願我祖亞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行在祂面前的神，就是一生牧養我直到今日的神」（創四十八15），中譯都未能表達「行」，而譯作「事奉」、「敬拜」、「奔走伺候」、「跟隨」、「伺候」。不懂原文的讀者，根本無法將這一節和「與神同行」等重要經文聯想在一起。

詩篇第一篇1節也出現這個重要的字：「有福的人，不行惡人的計謀，不站罪人的道路，不坐褻慢人的座位」，除了《呂譯》作「不依惡人的計謀而行」，其餘都跟着《和合本》，將「行」字譯為「從」或「聽從」。

來來回回的藝術

再說希伯來文的「歸回」(*shub*)，這字指完全的轉向，對應於新約的「悔改」(*metanoite*)。詩篇九十篇3節出現兩次：「你使人歸回塵土，說：你們世人要歸回」，詩人甚至將該詞用在13節，求神「歸回」，益加突顯摩西勸世人悔改歸向神的主題。中譯本都未能保持一致的譯法。

以路得記為例，「歸回」和「行」兩個動詞，單是在第一章，前者出現12次（得一6、7、8、10、11、12、15兩次、16、21、22），後者出現10次（得一1、7、8、11、12、16兩次、18、19、21）。所有中譯在翻譯上，相當混亂，讀者難以辨識出這兩個關鍵字詞一再重複。

還有「來」(*bo'*)，也是通俗而含意深遠的字。有人曾問喬治·麥當勞(*George MacDonald*)：「神既是無所不知，為何還要人向祂禱告，告訴祂一切祂原本就知道的事？」麥當勞回答說：「因為神知道我們最深的需要，是到祂面前來」。對於人為何需要禱告，這真是最令人滿意的註解。耶穌不也說過：「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，我就使你們享安息。」（太十一28）

像這樣簡單而重要的字，出現在詩裏，也值得特別留意。例如，成為一組對詩的詩篇四十二和四十三篇，二者除了有「我的心哪，你為何憂

悶，為何在我裏面煩躁……」一再反復之外，「來」也是關鍵的重複，分別出現在四十二章4節「我幾時得來見神的面」，四十三章3至4節「求你發出你的亮光和真實，讓它們帶我來到你的聖山和居所，我就來到神的祭壇，到我最喜樂的神那裏……。」

這個重要的動作，是詩人開給憂鬱患者的藥方！因着重複出現，詩人有意抓住讀者的眼睛，可惜，中譯本都一再變換翻譯，未能顯出這樣的重點。

詩文的辨認與編排

研讀希伯來敘事文，也需要分辨古典優雅或充滿詩韻的語言，因為這是作者引起讀者注意的技巧。在翻譯和編排上，應突顯詩體的風格，讓讀者眼睛一亮，立刻看出文白相間的特性。文體風格的轉變，常是作者為了清楚點出重點、強化意義或綜合結論之用，因此詮釋上常常扮演關鍵的角色。

加州柏克萊大學希伯來文學及比較文學教授阿爾特(*Robert Alter*)，重譯英文版的創世記和撒母耳記，這兩本英文書在台北誠品書局就能買到(*Genesis -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, 1996; The David Story - A Translation with Commentary, 1999*)。他的翻譯特色，特別着重詩藝技巧的呈現。

在創世記一書，阿爾特教授辨識出下列二十五段詩體，筆者將其歸為三類：

- (1) 情感高潮（創一27，二23，四23-24，七11，八22，十七17，二十一6-7，二十七36，二十八17，三十一36-40）。
- (2) 神的曉諭（創三14-19，四6-7，九6-7，十六11-12，十八20，二十一18，二十五23，四十九2-27）。
- (3) 人的禱告（創九26-27，十四19-20，二十四60，二十七28-29，二十七40，四十八16，四十八20）。

以創世記二章23節為例，這一節二行詩，都以「這一個」起首，結尾更與句首形成完美的連環對稱：

（接下頁）

這一個終於是了，我骨中骨，
我肉中肉；
這一個可以稱為女人，
是從男人取出的這一個。

亞當口裏說出的第一句話，是充滿感情的情詩，可惜現有的中譯，基本上延用《和合本》，未能忠實傳達原文字義或詩意。

突破正常文法

希伯來文法的正常語序，是動詞＋主詞（加任何修飾語）＋受詞（加任何修飾語）。若是違反常規，出現在前面的字詞，就特別顯著。翻譯時，若是可能，應該盡量突出強調的字詞。

例如，「為你的後裔，我要賜下這地」（參創十二7）。又如夏甲說：「從撒萊我的主母那裏，我逃了出來」（參創十六8），中譯都未能表達異常的位置，讓修辭力道和戲劇效果削弱許多。

像是前面舉過的「實在是美好，神對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」（詩七十三1），作者有意強調神的美好，於是將兩個修飾語擺在句首，在主詞「神」之前。而且在同一首詩裏，「實在」（'ak）這個副詞也出現在13、18兩節的句首：「實在是徒然」、「實在是滑地上」。

這個一再重複的副詞，不只設定了全詩感歎的語調，而且帶進轉折的新段落，將詩人的心境劃分成三大段——向外看、向內看、向上看。中譯本未能表達出這個轉折語異常的位置，詩人的用心良苦就很難彰顯了。

希伯來文學不論敘事或詩歌體裁，經常出現所謂的交叉結構（*chiasm*）。這樣的結構不一定是大的段落，有時只是局部出現在一行詩或一兩節散文裏，例如詩篇十九篇1節：「諸天述說神的榮耀，祂手所作傳揚於穹蒼。」這樣工整的交叉句型，使焦點落在頭尾的「諸天」和「穹蒼」，即神所創造的空間之上，使人思想到神設立日月星辰在其間，祂在自然界的啟示無所不在。中譯都未能呈現這樣完美的對稱。

疏漏祈使語氣

又如詩篇三篇7節，也有類似結構：「耶和華啊，求你起來！我的神啊，求你拯救我！求你擊打我一切仇敵的腮骨；惡人的牙齒求你敲碎！」這兩句懲罰仇敵的禱告，在原文形成完美的交叉，先是擊打-仇敵-腮骨，然後是牙齒-惡人-敲

碎。中文似乎很難表達這樣的結構。

順帶一提，《和合本》和其他中英譯本都將後兩句譯成完成式，只有NIV版本很正確地譯為祈使語氣（imperative）。根據希伯來文法，一個祈使句加上完成動詞，後面的完成式應該解讀為祈使句。這樣，才切合全詩的語境，因為詩人最受不了敵人議論他得不着神的拯救，因此求神打碎仇敵的牙齒！至於本節的連接詞「因為」（*ki*），又作that之用，可以不用譯。

在希伯來文法，有時獨立的人稱代名詞，需要特別譯出。一般而言，如果動詞本身已經能辨識人稱，這時獨立的人稱代名詞，就有強調之意。例如，詩篇三篇5節「至於我，我躺下，我睡覺，我醒着，耶和華都扶持我。」中譯都未譯出這個加強語氣的「我」。

又如前面提過的詩篇七十三篇，最後一節句首也有個「至於我，親近神是美好的…」，正好遙相呼應第2節的「至於我，我的腳幾乎失閃…」，心境上的轉折形成強烈對比。雖然各個中譯都突顯了這個「我」字，可是譯得前後不一，很難一眼看出重複的對照。

譬喻和模糊用語

圖像語言是聖經文學顯著的特色，希伯來人偏好以具體意象，表達抽象的理念。例如，手、足、頭、心、眼等身體器官，廣泛地出現在經文裏，傳達特定的意義。可能因為文化上的差異，具體的意象常因翻譯而消失。

最有名的例子，要屬創世記裏的「種」字（*zera'*，欽訂本譯為*seed*，參創十二7、十三16，二十二18，三十八8-9等），中譯全以「後裔」的同義詞取代，喪失了該字兼具植物種子和精液的多重意象。

又如，約瑟的解夢，當他被召來解酒政和膳長的夢，第一段夢的解釋說到：法老在三天之內，會「使你的頭抬起來」（參創四十13，《和合本》譯**提你出監**），好叫你官復原職；但在解釋膳長的夢時，說法老在三天之內，會從你「使你的頭抬起來」（參創四十19，《和合本》譯**斷你的頭**），也就是處死。

這個恐怖的雙關語，藉着重複相同的片語，將兩段解釋串聯一起，但是意義完全不同。作者似乎是要證明：約瑟有能力解釋兩段看起來類似，結果卻完全不同的夢。可見解夢出於神，不是來自約瑟本身分析夢的能力。

鋒利的語言延展

《和合本》的譯文在意義上明確多了，卻鈍化了原來鋒利的語言，使得模糊語言的延展性，蕩然無存。《呂譯》和《新譯本》雖然在創世記四十章13節，都譯出「使你抬起頭來」，但在19節未竟全功，譯成「必將你的頭提起離開你身上」和「必砍下你的頭來」。呂譯算是最接近原文了。這種運用同一組字詞指向不同意涵的筆法，在文學上稱為「雙重模糊」(double entente)。

表達意象的語言，通常非「字面用語」，而是「譬喻用語」。詩篇更是充滿這種語言所形成的圖畫。以有名的詩篇二十三篇為例，全詩以牧羊人作為神的意象，描繪牧人對羊羣的照管。可是，讓人吃驚的，大部分註釋書都將此詩劃分成兩段，1至4節神是好牧人，5至6節神是好主人。

聖經學家李肯(Leland Ryken)對此提出異議。他認為牧羊人的意象統一全詩，解經上的困難來自翻譯。筆者參考原文和他的英譯，針對《和合本》嘗試修訂如下：

1.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
2.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，
領我到安靜的水邊，
3. 祂使我的精神回復。
為自己的名引導我到對的路上。
4.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
因為有你與我同在；你的杖你的竿，
它們都安慰我。
5. 在我敵人面前，你為我擺設筵席。
你用油膏了我的頭；使我的杯滿溢。
6. 我一生的日子必有美善慈愛隨着我；
我且要回到耶和華的家中，
在所有的日子裏。

在這首最受信徒喜愛的詩裏，再次出現熟悉的「歸回」(*shub*，3、6節)和「行」(*halak*，4節)。

著名的舊約學者 William LaSor 指出：最後一節應譯為動詞「歸回」，而不是所有譯本採行的分詞「住」(見 *"What Kind of Version Is the New International?"*, *Christianity Today*, Oct. 20, 1978, p.19)。

李肯教授根據熟悉巴勒斯坦放牧的解經家，對詩篇二十三篇作出嶄新的翻譯，使全詩更切合羊羣一天的旅程。李肯精采的詮釋，無法在此詳述，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參考其著作 (*Words of Delight*, 1992, pp.169-176)。

結語：詮釋的藝術

傳統上對詩篇二十三篇的翻譯，太早跳脫牧羊人的圖像，以「靈魂」、「甦醒」、「義路」等較抽象的語言，直接闡明神對人的帶領。這樣作，無形中限制了讀者想像的空間，弱化了一些細節所能傳遞的亮光。

翻譯基本上是一種詮釋，然而，過度明確的語言，可能幫倒忙，將原始經文所要傳達的意義「解釋」掉了。筆者深信聖經文學的研究成果，有助於增進聖經翻譯者的文學敏銳度，能使譯文的呈現更貼近原文效果。

期待正在從事聖經修訂的學者們，能考量聖經文學專家的建議，好讓中文讀者在親嘗聖經文學的美妙滋味之餘，更能準確掌握經文所要傳遞的意義和信息。

作者為校園雜誌特約編輯，曾在 *Western Conservative Baptist Seminary* 進修三年，著有《認識聖經文學》，譯作有《創造與祝福——創世記註釋與信息》。

本文轉載自台灣《基督教論壇》2121期(2003年4月30日)，承蒙惠允轉載，謹此致謝。

舊約希伯來詩歌及

其中譯問題

蔡定邦博士

舊約的希伯來詩歌一直是聖經翻譯的問題。這些詩歌大都是以兩句意義相等的平行句組成；另一方面，兩句詩其實又不盡相同，第二句往往在是校正、精煉、強化，以至進一步說明第一句詩的意思。在翻譯成為另外一種語文時，聖經翻譯者應如何突顯這種「既相同又不相同」的特質，並且儘量反映詩句的原貌？本文主要透過以賽亞書的例子，去指出翻譯舊約希伯來文詩歌的問題，並試圖提出一些解決的方法。

三種平行體的分類

盧夫 (Robert Lowth) 是首位清楚界定舊約詩歌平行特質的學者，他將當中的詩歌平行句分為三個類別。

第一，同義平行 (synonymous parallelism)，也就是兩個句子類似的詞語來表達等同的意思，如以賽亞書三章 5 節下半節 (筆者翻譯)：

少年人要欺負老年人，
卑鄙的人要欺負尊貴人。

第二，反義平行 (antithetic parallelism)，也就是兩個句子以相反的詞語來表達等同的意思，如箴言十章 1 節：

智慧之子使父親歡樂；
愚昧之子叫母親擔憂。

最後，綜合平行 (synthetic parallelism)，也就是兩個句子中的詞語既不相類，也不相反，第二句是在發展或綜合第一句的思想，如詩篇二十三篇第 1 節：

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
我必不至缺乏。

為了進一步擴闊盧夫的定義，柏林 (Adele Berlin) 提出以下不同角度的平行體：¹

I. 字詞語義上的平行體：對偶字

運用對偶字是古今中外詩歌最普遍應用的文學技巧，而這個又是希伯來詩人用來表達字詞語義上平行最常用的方法。詩篇十九篇 1 節：

諸天述說神的榮耀 (*kəbôd-ʿēl*)，
穹蒼傳揚他的手段 (*ʾūmaʿāšēh yādqāyw*)。

「諸天」對「穹蒼」，「述說」對「傳揚」，「神的榮耀」對更為具體的「他的手段」。詩篇一

○三篇 10 節：

他沒有按我們的罪過 (*kaḥāṭāʿênû*) 待我們，
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 (*kaʿāwōnōtēnû*)
報應我們。

「按我們的罪過」是一個字，對「照我們的罪孽」，「他沒有…待我們」這個動詞片語對同樣字數的另一個動詞片語「他沒有…報應我們」，當中「沒有」對「沒有」，「待」對「報應」，「我們」對「我們」。

為了顧及詩人在選擇對偶字以達致平行體的用心，我們在翻譯第二句詞語的時候，便需要選擇一些意義相等，但字眼不一樣的同義詞。

II. 其他不同角度的平行體

以上的例子大部分都集中在語義方面。事實上，語義平行體往往是可以翻譯的，這就是經過翻譯的希伯來詩歌，我們仍然可以從中察覺到平行體的主要原因。但研究平行體的學者並沒有將希伯來詩歌限制在語義方面。很多時正是其他的平行體在翻譯過程中備受忽略，或是根本不能翻譯，從而造成信息流失。以下筆者先介紹這些其他方面的平行體，進一步提出翻譯時要注意地方。

1. 文法上的平行體

文法可以指動詞的時態，詩人往往在第一行用一個時態，在第二行用另外一個形式不同、但效果一樣的時態。如：

祂的軛將離開 (*wəsār*) 他們，
祂的重擔將離開 (*yāsûr*) 以色列人的肩。
(賽十四 25)

相同的動詞「離開」，但第一個使用 waw+ 完成式，第二個使用未完成式。不同的形式，卻表達同一時態。又如：

惡人像海一樣被翻騰 (*niḡrāš*, Niph'al
的形容詞分詞)，不得平靜，

其中的水要翻滾出 (*wayyigrōšû*, Qal waw+
未完成式) 污穢的垃圾。(賽五十七 20)

作者在兩行之中使用同一字根 (GRŠ)，卻用了不同的詞形變化 (verbal conjugation)，從而達致平行體中「相同而又不相同」的效果。

2. 語音上的平行體

希伯來文的書寫以子音為主，我們可以從子

音的樣式，去找出平行體一個重要的手段。其中最顯著的證據包括分佈在兩行詩上的諧音對偶字 (sound pair)。以賽亞書第五章 7 節：

祂指望的是公平 (*mišpāṭ*)，
看啊！卻有流血 (*mišpāḥ*)；
指望的是公義 (*šəḏāqāḥ*)，
看啊！卻有哀聲 (*šəḏāqāḥ*)。

很明顯這些諧音對偶字是用來表達諷刺的效果：上帝期望以色列人給祂結出好的果子，但他們卻結出壞的果子。兩類結果的用字相似，但最終的效果卻南轅北轍。但可惜這些諧音、語帶相關的用法在翻譯後都不能保存了。

III. 修辭 (figure of speech)

希伯來詩歌用了不同的修辭技巧，篇幅所限，筆者在這裏提出兩點，分別是交錯配例結構和二詞一義。

1. 交錯配列結構 (chiasm structure)

在希伯來詩歌，交錯配列結構一般是出現在平行的兩句，甚至一在連串平行的句子。以賽亞書六十章 2 節下半節便是一個交錯配列的結構，按照字詞原來的次序可翻譯如下：

將要照耀你 耶和華， (A+B)
祂的榮耀 將要顯現給你。 (B+A)

大家馬上會發覺這樣的翻譯不是中文，因為不合乎中文的句法。但詩歌的詞序往往是不依常規，很多時候因著不同的修辭技巧而有所改變的。和合本的翻譯並沒有導致原文的意思任何重大的損失，只是未能讓讀者完全欣賞原文的文學技巧。但有些時候，交錯配列平行體會影響我們怎樣去選擇一些翻譯的措辭，如在以賽亞書二十一章 3 節中，和合本「滿腰疼痛」(*ḥalḥālāḥ*) 這個翻譯固然是順應下文生產的比喻，但縱觀舊約四次該詞的用法，都是在形容面對戰爭迫近時的反應，故較合理的翻譯應為「震驚、發抖」。² 一個支持這樣翻譯的證據是把這幾行詩看成一個 ABBA 的交錯配列平行結構，以下是筆者對節經文的翻譯：

因此，我整個腰都在戰抖， A (驚慌)
劇痛抓住我，好像產婦的劇痛一般。 B (痛苦)
我因所聽到的而絞痛彎腰， B (痛苦)
因所看到的而驚惶失措。 A (驚慌)

2. 二詞一義 (hendiadys)

「二詞一義」(希臘文：*hen dia duoin* = ‘一透過二’) 這項修辭技巧原來是指兩個同義詞藉著連接詞連在一起，用來表達同一個意思。這樣的重複很多時候都是用來強調某一個重點，但有些時候卻是用來蓋括全部。以賽亞書十六章 10 節 (和合

本)：

從肥美的田中奪去了歡喜快樂；
在葡萄園裏必無歌唱，
也無歡呼的聲音。

這裡明顯是指戰爭奪去摩押人一切的歡樂，以致他們從此不再發出任何歡樂的聲音，‘歡喜快樂’ (*šimhāḥ wāḡīl*) 就是‘一切歡樂’的意思。另一個例子更加明顯，以賽亞書第三章 1 節 (筆者翻譯)：

看哪！主萬軍之耶和華，
從耶路撒冷和猶大除掉眾人所倚賴的
一切 (*mašʿēn ūmašʿēnāḥ*)，
就是眾人所倚靠的糧，
眾人所倚靠的水。

和合本將原文的 *mašʿēn ūmašʿēnāḥ* 分別翻譯為「所倚靠的」與及「所仗賴的」，在形式上固然準確，但卻未能反映作者的真正用意。該二詞屬於同一個詞幹的陽性和陰性形式，意義相同；以連接詞把它們連在一起，目的是要去窮盡該範疇之內的所有項目。³ 以上的翻譯便是要表達這個意思。

IV. 結語

從以上的例子，我們可以歸納出一些翻譯舊約希伯來詩歌時需要注意的地方。首先，在翻譯平行句的時候，我們必須充分地掌握平行體的特質：詩人在第二句嘗試運用種種不同的字眼，但萬變不離其宗，他最終還是要寫出一些跟第一句相同、但用詞又不能一樣的東西。作為聖經翻譯者，我們必須尊重這項平行體的特性。這點在翻譯對偶字的時候特別明顯，我們可以從中文的眾多同義詞裡面，挑選出不同的詞語來翻譯。另外，在很多不能作對等翻譯的文法、語音，或是其他文學技巧的地方，我們可以加上一些註釋，讓讀者可以一方面從譯文明白原文的具體意思，另一方面得以瞭解當中所運用的技巧。聖經翻譯是一種藝術，我們必須在形式和功能兩者之間取得平衡。總的目的，是要讓現今讀者回到當時讀者的處境，去明白上帝的啓示。

作者為香港神學院講師。

本文撮自 2003 年 3 月 10 至 15 日日本會在台灣舉行的譯經講座講稿。

註 1) 參 Adele Berlin, *The Dynamics of Biblical Parallelism* (Bloomington: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, 1985)。

註 2) 其餘三次為結三十四、9；鴻二 11，參 HALOT, p.318；NIDOTTE, Vol. 2, pp. 144-145。Pace BDB, p. 298。

註 3) 陰陽包括一切，參 E. Kautsch, trans A.E. Cowley, *Gesenius' Hebrew Grammar*, 28th ed. (Oxford: Clarendon, 1898; second edition, 1910),

聖經翻譯的目標是溝通 (communication)，把聖經原文的經文意義轉化為受眾的語言，讓受眾心領神會，理解經文的意義。在翻譯過程中涉及的其他一切釋經討論、文本鑑別、語法技巧等問題，都只是搭建溝通的工具而已。翻譯既是溝通，而溝通的本質就是對話。換言之，翻譯同時要兼顧原文和受眾。近代一切翻譯理論所討論的，都離不開原文和受眾之間的關係的問題。在這個問題中，聖經文學尤其關鍵。聖經文學的研究在近代學術研究中有重要的發展，與

聖經翻譯的關係更是千絲萬縷。本期以較長的篇幅介紹在這方面探討的兩篇文章，盼望拋磚引玉，提出不同的論點，期望引起讀者在聖經翻譯與文學的關係上多加討論。

首篇是郭秀娟女士的「期待一本嶄新的聖經中譯——從聖經文學的角度發出的呼聲」，從聖經文學的角度，詳細論析它對聖經翻譯的意義，儘管或有可供討論之處，卻提出了相當廣闊的探索空間。另一篇是蔡定邦博士對舊約希伯來詩歌精湛的研究，以「舊約希伯來詩歌及其中譯的若干問題」為題，深入淺出地探討以賽亞書的詩歌，從而歸納出平行體的特性，尤其對聖經的詮釋極具意義。深願他們的探索，祝福華人教會在聖經翻譯和研究的道路。

bible_study@ibs.org.hk

讀者回應

本人對今期內容的意見 _____

本人希望收到 貴會的《讀經與譯經》及通訊/更改地址 (請刪去不適用者)

姓名: _____ 讀者編號: _____ (更改地址者通用)

地址: _____

聯絡電話: _____ 電子郵箱: _____ (如需更改地址, 請註明新舊地址及生效日期)

本人希望 貴會寄《讀經與譯經》及通訊給我的朋友

姓名: _____ 聯絡電話: _____

地址: _____

_____ 電子郵箱: _____

本人願奉獻支持 貴會的事工

本人願意捐獻 HK\$: _____

姓名: _____ 牧師/先生/小姐/女士

讀者編號: _____

地址: _____

所屬教會: _____

聯絡電話: _____

電子郵箱: _____

支持: 國內聖經贈送工作

同工薪酬

《新漢語譯本》聖經翻譯計劃

國際網絡事工

常費

活動佈道事工

其他 _____

* 請傳真或寄回本會。如不敷應用, 請另紙填寫。奉獻可用劃線支票或匯票, 抬頭請寫「國際聖經協會有限公司」或 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 (HK) LTD, 也可將款項直接存入任一間恆生銀行戶口: 266-255041-001。請寄回支票、匯票或存款單據給本會。奉獻者可獲本會開發之奉獻收據, 憑此收據可在香港申請減免入息稅項。

董事會成員:

- 張慕皚博士 (主席)
- 周永健博士 (副主席)
- 楊惠文先生 (司庫)
- 麥漢勳牧師 (秘書)
- 陳世英先生
- 陳黔開牧師
- 薛磐基先生
- 許尚武牧師
- 邵晨光博士

督印人:

沈志超

主編:

蔡錦圖

編輯委員會:

- 李耀華
- 姚志華
- 曾淑儀
- 蔡錦圖
- 禰淑儀
- 謝錦儀

設計及製作:

Charles Ho